



澳门研究丛书 MACAU STUDIES

“全球史与澳门”系列

主编 钱乘旦

蠟鏡映西潮

屏蔽与缓冲中的清代澳门中西交流

SEEING IN AN OPAQUE MIRROR

Reflections of the West in Early Modern Maca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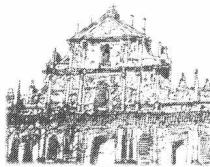
周 湘 李爱丽 等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013029018

K296.59
11



澳门研究丛书 MACAU STUDIES

“全球史与澳门”系列

主编 钱乘旦

艨镜映西湖

屏蔽与缓冲中的清代澳门中西交流

SEEING IN AN OPAQUE MIRROR

Reflections of the West in Early Modern Macau

周湘 李爱丽 / 著
江滢河 薛志强



K269.59
11

SSAP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BEIJING))



北航

C163776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蠔镜映西潮：屏蔽与缓冲中的清代澳门中西交流 /
周湘等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3
(澳门研究丛书·“全球史与澳门”系列)
ISBN 978 - 7 - 5097 - 4310 - 2

I. ①蠔… II. ①周… III. ①文化交流 - 文化史 -
研究 - 澳门、西方国家 - 清代 IV. ① K29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29755 号

澳门研究丛书·“全球史与澳门”系列

蠔镜映西潮：屏蔽与缓冲中的清代澳门中西交流

著 者 / 周 湘 李爱丽 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责 任 部 门 / 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责 任 编 辑 / 赵 薇

电 子 信 箱 / jxd@ssap.cn

责 任 校 对 / 刘 静

项 目 统 筹 / 徐思彦

责 任 印 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 者 服 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15.6

版 次 /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字 数 / 253 千字

印 次 /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4310 - 2

定 价 / 4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序 全球史与澳门

钱乘旦

本系列研究包括两个主题，一是“全球史”，二是“澳门”，这两个主题都不新鲜，但把二者对接起来进行研究结果会怎样？这是个有趣的问题。

“全球史”已经出现几十年了，在中国也早就成为人们熟悉的话语。但什么是“全球史”？仍旧需要简单地阐述。

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说过：“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绝不只是综合已知的事实，或根据相对重要性的次序来排列的各个大洲的历史或各种文化的历史。相反，它是探索超越政治和文化界限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关系。”他非常推崇 R. F. 韦尔的说法：当人们用全世界的眼光来看待过去时，“历史学便成为对相互关系的研究，而不是对事实的研究：研究文化的、社会的和商业的相互关系，以及外交的和宗教的相互关系”。他认为这种历史叫“世界史”（world history）。^①

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说：“交流的网络支撑了每一个社会群体，也渗透全球一切语言与文化的疆界；专注于这个网络，就能在世界范围内理解我们独一无二的历史。”^②他认为

①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257、258页。

② William McNeill, “An Emerging Consensus About World History?” www.hartford-hwp.com/archives/10/041.html.

交往与互动是世界历史的主要内容，他把它称为“整体史”（ecumenical history）。

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说：“全球史观要求超越对某个社会的研究，而考察更大的地区，考察各大洲的、各半球的，乃至全世界的背景。全球史观还要考察那些对不同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交流有促进作用的网络和结构。最后，全球史观要求关注各地区、各民族和社会之间的互动交流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和结果。以全球史观来研究世界历史，旨在寻找一种理解过去历史的方法，为当代世界提供一个意义深远的背景。”^①他认为这样的历史是“全球史”（global history）。

无论“世界史”“整体史”还是“全球史”，其表达的内涵实际上是一样的，^②就是把世界作为整体的对象，写各地区、各文明、各种群、各群体之间的影响与互动。如王晴佳所说：“全球史强调文明、区域和群体间的交流和互动，这是全球化在历史观念上的体现。全球史的写作是要为全球化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定位，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史是‘大写历史’的复苏和再生。”^③

作为历史的一个部分，全球史其实是客观存在的，并不是人们虚幻的想象。相当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习惯于做“国家”的历史，而把历史研究置于“国家”的框架之内，所有课题似乎只有在“国家”范围内才有可能存在，“超国家”和“超地区”的问题似乎不可想象。^④但“超国家”和“超地区”的历史确实是存

① 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魏凤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9—10页。

② 有一些学者分析了三种表达方式的差异，在此不赘述。

③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秘书处组编《国外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报告2009》，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第445页。

④ 如果有“超国家”的课题，那也只是在外交史或国际关系史这样的领域，其他历史都被纳入“国家”框架内了。

在的，近几十年国际学术界的进展表明：这一类事例大量发生过，而且继续在发生。然而在过去，它们几乎完全被忘记，或者没有被意识到。^①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美洲的发现给世界各地的生活方式带来变化，比如粮食结构发生变化，这个变化引起人口增长，人口增长对世界很多地区的经济、政治发生影响，可能影响到这些地区的历史过程，造成制度和机制的演变。这些演变如果只放在“国家”的框架中加以研究，那么“国内的”原因是人们关注的主题；可是放在“全球史”的框架中，情况就变得复杂得多。类似例子其实很多，“蝴蝶效应”^② 在历史上司空见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事，都可能造成超出其地域范围的意想不到的影响，只是这些影响在以“国家”为框架的历史研究中被埋没了，“全球史”则要把它们重新发掘出来。由此看来，“全球史”并非只是一种方法，也不仅仅是“史观”；它既是方法，也是史观，并且也是客观的历史存在。

我们一般把麦克尼尔的《世界史》^③ 和斯塔夫里阿诺斯（L. S. Stavrianos）的《全球通史》^④ 看做全球史的起点；1978年，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出版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主要趋势》丛书撰写的历史学卷中，把它们说成是“用全球观点或包含全球内容重新进行世界史写作的尝

① 相关的情况我曾在《探寻“全球史”的理念——第十九届国际历史学科大会印象记》中有过介绍，见《史学月刊》2001年第2期。

② “蝴蝶效应”是说某地方一只蝴蝶拍动翅膀，都可能在远方的喜马拉雅山上引起反响。

③ W. H. McNeill, *A World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1967.

④ 斯塔夫里阿诺斯（L. S. Stavrianos）的《全球通史》包括两部分，上卷《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The World to 1500, a Global History*）第1版，1970，下卷《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The World since 1500, a Global History*）第1版。1966。198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将两卷同时推出称《全球通史》，200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根据英文第7版重新翻译出版。

试中”最有影响的两本书。^①这两本书的特点是打破自启蒙以来西方史学传统中以“国家”为基础的编纂体系，尽可能抛弃西方中心论，而把“世界”作为历史写作的对象，强调各文明、地区之间的影响与互动。在当时的学术界，造成很大的轰动。

此后，全球史的观点慢慢扩大影响，而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所接受，更多的人开始用全球史的观念与方法探讨历史问题，发表了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1995年和2000年，两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都把全球史定为大会主题，引起全世界历史学家的普遍注意。国际历史学界已成立专业性的全球史学术研究团体，也出版全球史专门学术刊物，如本特利任主编的《世界史》杂志。一时间，全球史在西方学术界形成风气，许多人都以做全球史为时髦。

国内学术界在2000年左右开始注意全球史，有一些文章发表，介绍全球史的观念与方法。^②这以后的几年中，随着知识的传播，全球史逐渐为国内学者所知悉，最终也有人开始尝试用全球史的方法研究一些问题。^③首都师范大学组建了国内首个“全球史研究中心”，并出版定期刊物《全球史评论》。2011年夏，以全球史为主旨的美国世界史学会（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与首都师大合

①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45—246页。

② 我所查到的最早介绍全球史的文章包括：钱乘旦《探寻“全球史”的理念——第十九届国际历史学科大会印象记》，《史学月刊》2001年第2期；于沛《全球化和“全球历史观”》，《史学集刊》2001年第2期；王林聪《略论“全球历史观”》，《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3期；多米尼克·塞森麦尔《全球史——挑战与束缚》，《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伊格尔斯、王晴佳《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现代史学的走向——一个跨文化全球史观的设想》，《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陈新《全球化时代世界历史的重构》，《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

③ 比如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的定期刊物《全球史评论》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上发表的专题研究有：何平《中世纪后期到近代初期欧亚大陆的科学和艺术交流》；刘健《区域性“世界体系”视野下的古代两河流域史》；赵婧《葡萄牙帝国对印度洋贸易体系的影响》。

作，在北京召开第 20 届年会，有数百名中外学者参加。

但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历史学界之于全球史，迄今仍停留在介绍阶段，真正用全球史来做研究的成果少而又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很奇怪为什么情况会是这样，也许归根究底，一个原因是人们对全球史是什么及怎么做仍感陌生，甚为茫然；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大家对全球史的意义还是未理解，没有看出它对以往历史研究的空白方面所具有的填补作用。因此，相对于国际学术界，国内的全球史仍处于初步摸索阶段，真正拿出全球史的研究成果，尚需付出巨大努力。

下面谈第二个主题：澳门。

澳门是中国一个特殊的地区，如果不是 15 世纪中叶发生在世界上的某些事件，至今它都会和它周边的广阔地域一样，是广东沿海的一个小海角，不会那样引人注目。

澳门史研究澳门的历史，澳门史之所以值得研究，是因为从 15 世纪中叶起，澳门成了葡萄牙在远东的立足点。由于这种特殊情况，澳门史研究和一般的中国史研究不同，它有三个支脉：1) 中国的澳门史研究，2) 葡萄牙的澳门史研究，3) 其他国家的澳门史研究。

中国的澳门史源头可追溯到 18 世纪中期，若不算县志，最早的文献是印光任、张汝霖的《澳门纪略》。^① 但真正的研究要到 20 世纪才开始，起初集中在粤澳划界问题上，后来才慢慢扩大到其他方面，1911 年出版的《澳门历史沿革》可能是第一部“澳门通史”。然而在三分之二个世纪中，澳门史研究并没有很大进展，1900 – 1979 年，只有 27 种与澳门史相关的图书出现，其中有一些没有学术意义。改革开放以后澳门史研究迅速发展，据统计，1980 – 2005 年，共出版澳门史著作 218 种，其中包括通史、专著、

^① 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广州萃经堂，1751。

普及读物、档案集等，^① 可说进入大繁荣时期。

葡萄牙的澳门史研究从 19 世纪中期以后经久不衰，按吴志良博士的说法，其中重要者有法兰萨（Bento da França）的《澳门史初探》（1888），徐萨斯（Montaltode Jesus）的《历史上的澳门》（1902），科龙班（Eudore de Colomban）的《澳门史概要》（1927），文德泉（Manuel Teixeira）的《澳门及其教区》（16 卷，1940 – 1979），雷戈（António da Silva Rego）的《葡萄牙在澳门的影响》（1946），白乐嘉（J. M. Braga）的《西方开拓者及其发现澳门》（1949），高美士（Luís Gonzaga Gomes）的《澳门历史大事记》（1954）等，^② 其中有一些已经翻译成中文。葡萄牙的澳门研究比较集中于澳门的葡人群体，比如他们的政治治理、经济活动等。

其他国家的澳门史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分支，1832 年瑞典人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的《早期澳门史》首开先河，后来也有其他国家的澳门史著述问世，其中以英国、荷兰和德国为多。

总体而言，澳门史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把澳门史放在中国史的背景中进行研究，因此是中国史的一个部分（澳门地方史）；一类把澳门史放在葡萄牙史的背景中进行研究，因此是葡萄牙史的一个部分（海外领地史）。中国的澳门史研究基本上属于第一类，葡萄牙的澳门史研究基本上属于第二类，其他国家的澳门史研究可能二者兼有之，但会偏向于第二类。除此之外偶或可见一些视野更宽阔的作品，比如潘日明（Benjamim Videira Pires）的《16 – 19 世纪澳门至马尼拉的商业航线》（1987），但这种情况极为稀少。

以上两类研究都放在国别史视野下，除这两种视野外，是否还有其他视野？是否可以把澳门史放在“世界”的视野下进行观

① 相关统计数字可参见王国强《澳门历史研究之中文书目》，《澳门史新编》第 4 册，澳门基金会，2008，第 12 章。

② 详情见吴志良《生存之道：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澳门成人教育学会，1998，第 4 页。

察？16世纪中期以后，澳门就处在新形成的世界贸易体系的一个关键交接点上，它连接了欧洲海上贸易网和中国陆上贸易网两大贸易体系，起着东西方文化社会对冲与沟通的作用，中西文明最早在这里接触，并开始博弈。因此澳门的历史地位非常特殊，而澳门的历史也就有了第三个背景，并且是更大的背景，即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一旦把澳门的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中进行观察，就一定能发现一个新的澳门，即世界历史中的澳门。换一个方向说：如果把澳门作为观察世界史的窗口，那么世界历史也会呈现出新面孔。于是，我们设计了“澳门在全球化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独特作用与现实意义研究”系列课题方案，其目标是：在全球史视野下重新审视澳门史，并以澳门为基点观察全球史。

大约十年前，我和现任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志良博士在上海一家咖啡馆喝茶，聊到澳门历史，我们都觉得澳门历史很特别，它既属于中国史，又属于世界史，澳门在近代以后的世界上也有过特别的作用，它既属于中国，又属于世界，因此澳门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沟通了中国与世界，在中国与世界之间搭起一座桥。这样看待澳门，我们就觉得澳门的历史需要用一种新的框架来研究，什么样的框架呢？就是全球史框架。

全球史在当时刚刚被国人所接触，在国外也兴盛不久。全球史明显是一个新的学科领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的世界史学科正处在发展的机遇期上，它在观点、方法、视野等方面，都需要有新的尝试。那一次谈话对我的启发很大，我觉得用全球史来做澳门史，一定能打开一个新局面。两年后，我们的设想付诸实行，我们确定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史课题：“15—18世纪澳门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作用”，希望把它做成一个真正的“全球史”。这是本套书中第一个子课题。

再过一两年，澳门科技大学许敖敖校长到北京开全国政协会议，我去看望他，他当时在考虑如何推进学校的学术研究，希望

能做出一些有特色的研究工作。我向他叙述澳门与全球史的关系，他听得很认真，尽管他是天文学家，与文科接触不多，但他非常敏感，很快就意识到课题与思路的超前性。当时他说他会回去想一想，想好了与我联系。不久，他就告诉我已决定要做一套全球史，一方面是追回澳门的国际地位，把遗忘的历史找回来；另一方面要推动一个新学科，让全球史也在中国结果。作为一个科学家，他的判断特别敏锐，他认识到文科和理科其实一样，要走学科前沿，才有发展空间。

这样，在2008年，由澳门基金会资助、澳门科技大学立项的“澳门在全球化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独特作用与现实意义研究”项目正式启动，共设11个子课题，现在，这11个子课题都可以问世了。回想项目研究的三年多时间，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许敖敖校长始终在亲自过问项目的进展，课题组成员曾多次在澳科大开研讨会，每次开会，许校长都从头听到尾，尽管他对历史的细节并不熟悉，但他对把握全球史的理念却紧抓不放——书必须做成全球史，这是他始终不渝的要求。

但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作者们面对最大的困难。尽管作者都是历史学专业出身，受过很好的史学训练，但对于什么是全球史，以及如何做全球史，确实心中无数。但一定要把这套书做成全球史，又是大家共同的心愿。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理解全球史，不断地讨论，相互交流，探讨每一个子课题怎样才能放到全球史的视野下。这些讨论对每一个人都有很大帮助，大家都感到：通过做这套书，自身得到很大提高。

尽管如此，各书之间还是有差异，对全球史的把握各有不同，有些把握得好一点，有些则略显弱。但所有作者都是尽心尽力做这件事的，而且都努力把书做成全球史的成果。迄今为止，中国学术界对全球史仍旧是说得多，做得少，我们希望这套书可以开始改变这个局面。

目录

CONTENTS

导 言	1
一 “蠟鏡”如何映“西潮”——解题	1
二 “鴉舌”与“华言”——文化交流的翻译难题	10
三 黑奴、唐婿与华夷之辨——族群认同的难题	21

近代早期中英关系中的澳门因素

——以 1793 年马戛尔尼使团和 1816 年 阿美士德使团为中心	41
一 1793 年马戛尔尼使团与广州—澳门贸易体制	42
二 1816 年阿美士德使团与天朝外交体制	67

英国人在澳门的生活空间变迁

——以马礼逊时代为中心	88
一 澳门对中英早期非商往来的屏蔽	90
二 日常生活空间的变迁	100
三 精神生活空间的变迁	116
结 语	137

清朝对澳门的海关管理：从澳门总口到拱北海关

(1684 – 1887)	139
一 明朝政府对澳门贸易的管理	139
二 清朝前期粤海关对澳门的海关管理和澳门总口的 沿革 (1684 – 1744)	146
三 澳门总口委员设立后的海关管理体制 (1744 – 1843)	165
四 鸦片战争后澳门海关体制的变化 (1843 – 1887) …	175
结 语	196

“女婚男嫁”与“贵女贱男”

——试论清代澳门诗中所见之性别想象与再现	198
一 《广东新语》与“女婚男嫁”说之缘起	198
二 “女婚男嫁”诗的遣词与文体	205
三 “交印”与“番人”婚俗	220
四 “贵女贱男”的建构	226

“百千夷女纷成群”与“谁料人多张丽华”

——清人作品中所见澳门女性	240
一 澳门“夷女”发饰之华夷视角	241
二 清人诗中所见澳门“夷女”之声色	258
三 “珠娘佳丽”与“西方美人”	285

后 记	297
--------------	-----

导 言

周 湘

本书以《蠔镜映西潮：屏蔽与缓冲中的清代澳门中西交流》为题，尝试讨论文化交往的难题及其表现。这是集体合作的成果，各位作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以若干专题的讨论来说明澳门在清代中西交往中发挥的作用之“阻力”的一面。由于各位作者分别提取素材，独立撰写论文，故而本书的各个章节的题材差异颇大。是篇“导言”，力图将本书所要表述的主旨先行概述，俾能使读者对本书的研究取向有一初步之了解。

一 “蠔镜”如何映“西潮”——解题

言及明代中叶以后的中西海路交通，论者多以为澳门发挥了“桥梁”的作用^①，亦有称其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门户”的。^②无

① 如黄启臣的著作名称即是《澳门是最重要的中西文化桥梁》（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0），汪海也著有论文称《澳门：中国和拉丁世界交流的桥梁》（澳门《行政》第5卷第15期，1993，第201－209页）。至若新闻报道上的文字，为通俗易懂计，以“桥梁”来形容澳门在中西交通中的作用的场合更是不胜枚举。

② 如金国平、吴志良的《过十字门》（澳门成人教育会，2004），即以澳门外洋的“十字门”为喻，说明澳门在中外关系史中的门户作用。

论是“桥梁”还是“门户”，都是为了强调它的“可通过性”（accessibility）。^①从目的效用的角度来看，这些说法有其合理性。然而若把问题的探讨延伸到了工具性及认知过程的层面，这些说法必须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成立：交往的双方（或多方）必须认同他们面前的是可跨越的空间。“桥梁”或者“门户”之类的说法，忽略了在这个中介两侧的双方很可能由于历史的及社会建构的差异而无法融通的可能性。是的，“桥梁”也具有自身的建构性（constructionism），^②作为文化交流的“桥梁”，其建构的参与者更不可能只有单一的面向。“桥梁”的社会建构性意味着，我们对于“桥梁”亦即中外交往的部分的认知是：1. 建立在一个包括社会空间与想象空间在内的时空关系下；2. 建构的知识是对于外部世界的再现（representation）而非外部世界本身。在这样的前提下，重新审视文化交往的参与者会面对的问题：当他们面对与本位文化有着较大差异的异文化时，桥梁的“可通透性”将面对阻碍，于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映可能会更倾向于想象的层面，因为异文化的知识结构有相当部分可能不在本位文化的社会建构过程的考虑当中。比如对异文化的社会互动仪式、个人情感表达等方面的理解很可能出现偏差。^③由此，相应的偏差导致了人们对异文化的认知并非是所谓的透明的镜子，能够反映出“真实的世界”，相反，由于认知的障碍，他

① 所谓文化的可通透性（cultural accessibility）是指为尽可能多的人所可认知的文化特质。既然是“可通透”，就可见其与“空间”的密切关系，并且强调了克服空间距离的能力。参见 D. G. Janelle, D. C. Hodge eds., *Information, Place, and Cyberspace: Issues in Accessibility* (Berlin: Springer – Verlag, 2000), pp. 3 – 4。

② “constructionism”是指社会性的建构，“constructivism”指的是个人认知过程的建构，有时这两个词汇会通用。“constructionism”一词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比较常见。关于社会建构性的概括性研究，可参考 Vivien Burr,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Constructionis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nd edition, 2003)。

③ 关于知识的建构性，福柯的研究征引者众。对此已有不少的探讨，此处不作专门的讨论。可参见 Andrew M. Koch, *Knowledge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5), pp. 6 – 8。

们看到的很可能是一面不透明的镜子，于是，对外部世界的观照，愈发倾向于内省式的自况。^① 行文及此，笔者不由觉得，也许澳门的古称“蠔镜”更能反映它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独特作用。

澳门古称“蠔镜澳”（或曰“濠镜”“壕镜”），有关这个名称的来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② 本书的题目撷取“蠔镜”二字，

① 美国著名文艺批评家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认为，在浪漫主义的文学创作，人们是用自己内在灵魂的光芒来照亮外部世界。〔美〕艾拉布姆斯著《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郦稚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借用他的说法，我们大概可以认为，当对异文化的观照在“可通透性”上面临障碍时，人们或许会从本位出发来进行知识的建构。

② 较有代表性的说法如戴裔煊支持“蠔镜”说，认为“蠔镜是蠔的外壳的一部分，平滑如镜，故名”。见氏著《〈明史·佛郎机传〉笺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52—53页。此说颇为流行，至今不少网络的文章均持此说，如百度百科的“蠔镜”词条称，蠔镜是澳门的古称，“意为海湾如明镜，盛产蠔。”URL：<http://baike.baidu.com/view/1344659.htm>，浏览日期，2012年11月9日。持“濠镜”说的如谭世宝，他认为“此‘蠔镜’与蠔是相异的两物，而且此‘蠔镜’显然是上述诸书所说的‘海镜’同一物的音转异写。因此，澳门之所以有海镜及濠镜之称，当因为海、濠音义皆相近而互。作蠔则音近似而义远离，故为讹转。”见氏著《澳门历史文化探真》，中华书局，2006，第198—199页。假如当年最早给澳门命名的人都具有如此充分的汉语知识的话，谭氏此说或亦不谬，至少文献上的证据貌似更充分。不过，他忽略了文献互相转抄的状况而只将之作为实况的描写，并且，也忽略了文献的虚构性，甚或小说家言的部分。如他认为海镜是有小蟹寄居的蚌之名，但若如是，这个蚌就只是寄居蟹的栖身的空壳而不是某种海产了。以寄居蟹的侵略习性，且贝壳的肉本身就是它“热爱”的美食，颇疑其能与贝壳和平相处也。笔者以为，所谓寄居其中的“小蟹”，大概指的是某些贝壳内红色的肌肉。从生物分类学的角度，若有“海镜”这种动物，当属于双壳纲，与牡蛎（蠔）是一样的，双方的差异，未必那么巨大。纯粹依据古人著述的分类标准来进行讨论，也未必可靠。至若说“濠”“蠔”发音相近，故“蠔”是“濠”的讹转，则需要提供更充分的历史语言学材料方能成立（比如，今天闽南话中“蠔”与“濠”发音就相差很大，但这是现在的情况，历史上的状况未必相同。我们缺乏澳门方面的历史语言学资料证据，无从进行判断）。笔者在“蠔”“濠”的使用上没有任何偏向性，本文讨论的不是澳门古名的起源问题，因此选用“蠔镜”而非“濠镜”，是为了强调“蠔镜”一词的象征意味，也就是谭世宝说的“从俗称”了。

是为了突出它的象征意味：名为“镜”而不能照物，观者览之而无像可显，名实之联系因而受阻，于是构成了认知的障碍，甚或双方跨文化沟通（cross cultural negotiation）也无法实现。^①于是“濠镜”在一定程度上“屏蔽”了认知实现的可能性。关于这一现象，在本书的第四、第五章，笔者都尝试通过一些个案的讨论来加以说明。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本书的作者们均认为，虽然在清代文献中，“濠镜”的出现频率要远大于“濠镜”，但若从沟通中的认知难题来考虑，“濠镜”是更加切合本书主旨的选择。

西人东来，梯航万里，海路交通是最重要的路线。海潮起伏处，漂洋而来的不仅有多样的货物、各色的人等，而且还包括了林林总总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等。其人来自西洋，故后人将他们对中国的影响以“西潮”目之，亦可称贴切。蒋梦麟的《西潮》将故事的开端放在了1842年香港被割让之时，以见近代中国之命运，于其个人而言是家国之慨，其源有自；然而于中西交往之渊源而言，则难免有半途截流，未见其端的困窘。^②蒋氏认为，“香港在中国欧化的早期历史中，恰恰是现成的里程碑。”^③在此，笔者无意于讨论蒋氏有关现代化的观点，不过，要指出的是，假如像他认为的那样，香港的割让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是“质变”的临界点，那么“量变”的起点无疑是澳门。正是包括澳门在内的“广州体系”（Canton System）的败落，才导致了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迫切地希望建立新的贸易体系，由此导致了鸦片战争的爆发。

① 笔者选择使用 *negotiation* 一词而非 *communication* 一词，是为了强调交往双方通过不断的往来在认知上达到共识层面而非仅仅关注交往的过程。关于跨文化交流的研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日渐具有了重要性，可参阅 Larry A. Samovar, Richard E. Porter, Edwin R. McDanie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six edition, 影印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② 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西潮》一书描写的是从1842年到1941年这100年里中国的命运，或曰“欧化”的过程。

③ 蒋梦麟：《西潮·新潮》，第13页。